

谁动了我的『陵墓』？

林东之南 著

东陵秘史



慈禧陵寝『叶』落何处？
清东陵未解之谜**独家揭秘**

翻开百年历史残卷
再现神奇盗墓之旅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東陵秘史

林东之南 著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陵秘史 / 林东之南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1-09458-2

I. ①东…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5982 号

东陵秘史

作 者 林东之南

责任编辑 张云端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25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59623775

第一章



怀才不遇的翻砂工马立

辽西多丘陵。

两条大河自蒙古向境内蜿蜒而来，一条是西辽河，还有一条就是老哈河。两条河流在此处汇合，再一路向前，最终蜿蜒入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辽西并不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地区，但倒退几千年，这里却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著名的红山文化就发源于此。近年来发现的兴隆洼遗址，证明了这里在历史上文明之花开放得是相当早的。

建平是辽西的一个县。小城在群山环抱之中，虽无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也没有多少安详和宁静。正午时分的太阳当头掷下，真是毒辣得很。自行车摩托车面包车拖拉机还有行人一起在不宽的道路上拥挤着蜿蜒前行，夹杂着偶尔的抱怨声。

马立坐在突突突的拖拉机后面，屁股不时被颠得老高再重重落下。一阵风吹过，头上的草帽被吹到路边，他慌忙跳下车去追赶，嘴里恨恨地骂着：“往哪跑？你娘个逼的！”

今天是马立 35 岁这年的一个普通的日子，照旧和往常一样，跟着拖拉机往县城送货。厂就在离县城不远的镇上，说是翻砂厂，实际上就是做些铸造犁头等粗笨的产品，多是农村所常用的一些东西。

厂里的设备和两千年前比起来并没有大的改观，因而也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有把劲力气。正午时分也能看见一群男人光着膀子在熊熊炉火

東陵秋史

前翻着沙子，那是做模具用的。厂里的穷哥们缺的是钱是文化是关系，有的是一把好力气。炉火照着每个人身上油亮的汗水，照常都是听人讲荤的素的笑话，听到有意思的就哈哈大笑，无趣的时候就恨恨地朝地上吐口唾沫：“娘个逼的！”

然后就歇一阵，靠墙坐下，卷上旱烟，吞云吐雾。老板娘突然听不见了翻砂的声音，就从2楼的窗子上探出卷了一半的脑袋说：“嗨，咋还又歇上了呢？这几天的货人家急着要呢！”

大家只得歪歪斜斜地站起来，马立斜了一眼老板娘说：“真比周扒皮他妈还狠啊！东家！”转过头说，“早晚看我不日了她！”

声音虽然低却不巧被听见了，楼梯上忽然一阵拖鞋响，老板娘撑着卷了一半的脑袋、拎着拖把追了下来，满院子追着马立打：“我叫你日！我叫你日！”大家就哈哈大笑地看着热闹，说老板娘你大马立10多岁，真日上了那是你捡便宜了。

但马立也有伤心的事情。当年的马立成绩是很好的，老师也夸奖他是大学的苗子，说不准还能当个县长的，坐着小车回来，那多抖啊，可是这美梦做得太早了。

那时候学校的厕所是男女分两侧，中间一堵2米多高的隔墙。下课的时候那边哗哗哗，这边也哗哗哗。已经大了的学生常常尿着尿着就尿不出来了，憋得满脸通红，问咋了？

说，硬了。

后来马立就在隔墙上挖了个小洞，能隐约看到女厕所里面的样子。再到下课的时候，就趴在小洞上看。其他同学都视其为英雄，都使劲挤在后面说给我看看，给我看看，让我看看。

结果墙就倒了，砸坏了一个女学生的脚。

马立被开除了。

马立进了翻砂厂当民工。

丢掉饭碗初涉江湖

但是就是当工人的日子，就是这碗很不香甜的饭，也在某天的中午，

戛然而止，从此改变了马立的生活轨迹。须知在此之前，他还是一个不算很不合格的翻砂工的。他比较年轻，头脑灵活，做事喜欢动脑筋，经常出些点子，当然也有坏点子，但多数是好的。

因为镇上就一个翻砂厂，厂里也只有 20 来个工人，因此，也就是说，至少在小镇的翻砂界，他马立还是有知名度的。

那个夏天的中午，马立上楼买菜票，厂里负责卖菜票的是春霞，是老板的远房亲戚，平时上班住宿都在二楼食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马立敲了敲门，里面没动静，看看门虚掩着，就顺手推开，一看之下，当时就愣住了。

是春霞在熟睡，夏天里年轻的姑娘穿得少，躺在那里，曲线婀娜，摇头电扇吹过时，裙子就在腿上一飘一飘。

马立觉得血直上头，他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他想马上离开，但却迈不开步。就在这时，不知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他的脖子上，扭头一看：老板就站在身后，牙齿咬得咯咯响。“你这个流氓小子，你在干什么？”

“老板，我也是刚刚进来，想买点菜票，我真的……没干啥，真的……”

事情很简单，马立被暴打一顿，然后被开除了。

老婆竟然没有多问，也没有发火，就是偶尔冷冰冰地看他一眼，也不多说话。晚上马立想亲热一下，老婆会毫不犹豫地打开他的手，恨声说道：“滚一边去！”

马立只得悻悻地把手拿开，心里却涌起了忧愁：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只当自己是大富大贵的命，如今却落得这般田地。真的下庄稼地干活吧，自己又吃不了那份苦。说实话，现在种田的费用高粮食价钱低，辛苦个一年，也就是勉强糊上一张嘴。想吃点蔬菜，就要自己种。当然镇上也有的卖，但那都是那些上班的人买的，一般的庄户人家，哪里有那份闲钱啊？

马立思前想后，翻来覆去睡不着，听外面淅淅沥沥开始下雨，坐起来摸一根香烟点上，就看见外面的天色已经有些发白了。

天明时雨停了，马立就骑上自行车奔了镇上。

马立的村子叫马家洼，世代代住的多半都是姓马的人家。村里到桥

東陵秋史

头镇不过是十来分钟的时间，然后就到了人声鼎沸的市场。桥头镇每逢阴历三、六、九是集，南北各村的一般都来转转，卖点自己的土特产，买点油盐酱醋猪牛羊肉。

转了一大圈看看什么也不舍得买就想回去了，就在这时，有人叫“马立！马立！”转头一看，竟是好几年没见的同学，李春生。

李春生毕业后整天在街上混，听说这几年不知做什么买卖反正开始有钱了。他梳个大背头戴着墨镜，腿叉在摩托车上，后面坐着一个不认识的人。

马立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怎么偏偏遇到这么个眼睛贼尖的老同学？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点了个头。

“哥们，听说你不在厂里干了？”“嘿嘿……”“中了，别难受了，哥们中午请你喝酒去。”“不了不了，家里还有事呢，我得回去。”“哎呀，走走走。”半拖半拽，三人去了饭店。

镇西饭店就在翻砂厂隔壁，马立天天闻着香味却没机会来搓一顿。老板娘热情得像团白胖的风把他们立刻包了起来，说：“哎呀，李老板啊，咋好些日子没来了呢？你现在是忙着发大财啊，把我们这小店都忘了吧？”李春生摇晃着大脑袋说：“还中吧，生意凑合着。”又说：“今天我请老同学吃饭，整俩硬菜啊。”

老板娘爽脆地答应一声，风一样转进后堂，片刻又转出来，手里拎着几扎啤酒和一盘花生米。她麻利地铺上台布，和李春生骚情了一眼，后堂厨子就喊端菜了。

李春生介绍说这个哥们叫周至，内蒙人，招女婿在建平。周至就站起来发烟。

两杯酒下肚，李春生从皮包里拿出一个东西，小心地递给马立，说：“哥们给你看点好东西，你要有意思，今后跟哥一起干，哥就欣赏你念书那时候一个聪明劲儿。”

这是一个茶壶，就像北方农村很常用的那种，不过比较粗糙，壶身与壶盖完整无缺，上面结满了厚厚一层白色土垢。

马立看了一通没看出个所以然，周至拿过去说：“马老弟，这东西粗略一看，并不显眼，其实这东西造型很是讲究。壶盖、盖钮、壶肩、壶身、壶足、壶嘴都是少见的六方形，把手也为带边的条形。壶高14厘米口径

是8底径也是8。暗红的紫泥胎，这是其他瓷器没有的色，手工留下的指印还清清楚楚，底和肩的边沿都抹出了圆角，刚中有柔，古朴自然。马哥，咋样？有点看出名堂没有？”

“这是什么壶啊？”虽然周至说得天花乱坠，马立还是不明白。

“哥啊，这是在内蒙巴林左旗那边挖出来的元瓷壶啊。”周至笑了。

“元代？”虽然没接触过这类东西，但既然是元代，想必还是很值钱的，这点名堂马立还是懂的。“就这个，得多少钱？”

李春生得意地伸出三个手指。

“三千？”

“三千？那还不如送你呢，三万！就这还是在咱们这里坐地转手的价儿，到广东老客手里，那后面加个0都不止啊。”李春生不屑地看了一眼马立。

马立小心地在手里转着看这把茶壶，还是看不出什么名堂，心想真是人穷志短，这么大的家当放自己手里，硬是当茶壶了。

李春生看看窗外并没人偷听，就把壶拿过去，照样放好，然后端起酒杯恭恭敬敬地说：“马哥，在学校那时候我就特佩服你。现在看你混得不好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你要不嫌弃，咱们哥们就一起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毕竟不是正大光明的买卖，风险还是有的，所以一定要自己人，贴心可靠。哥你要是信得过我，咱们就一起干。老弟我有肉吃绝不能让哥你喝不上汤。我身边也真是缺个信得过的自己人。”

马立闷着头没言语，吧嗒吧嗒抽了半天烟，一大截烟灰掉到酒杯里，半晌才说：“我得感谢老弟你想到我，我这人天生胆小，怕是耽误了你的好意，要不我回去和你嫂子商量商量？”

李春生脸色就黑下来了，说：“哥啊，这不是大街上黄瓜萝卜，你要不愿意，咱也不勉强，但是这事咋能和外人说呢？你这不是害我呢嘛！”

马立忙说：“这我明白，那你让我考虑考虑中不？”

菜过三巡，李春生起身出去，马立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立刻就起了警惕，心想这家伙干啥去了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就推说上厕所，开门出来。

今天店里没什么客人，后面的包间里更是没动静，马立溜达了一圈也没个人影，就想回去。这时候听到身后一个房间传出了轻微的唏唏唆唆的

東陵秘史

声音。

马立轻轻走过去掀起门帘，眼前的景象让他大惊失色。

刘淑丽躺在桌子上，两条白腿张开，像一只准备展开翅膀飞翔的小鸟，嘴里还不断发出呻吟声。李春生站在桌子前面，正在一下一下地努力。

马立只觉得刹时血往上涌，眼前有点发黑，愣了片刻随即清醒过来，然后悄悄地放下帘子退后离去。

时间不长李春生大大咧咧地走进来，装作没事一样剔着牙。刘淑丽笑眯眯地端着杯子进来敬酒，脸上的红晕还没有褪去。马立像没事一样和她干了一杯，然后看她坐在李春生边上，拿块牛肉塞进了李春生嘴里。

决心干一把

那顿酒一直喝到晚上，李春生推说喝了酒开车不安全，就住在店里没走，顺手往马立兜里塞了200块钱。

马立也喝得摇摇晃晃，回到家已经天黑，孩子已经睡下。马立虎虎地把200块钱摔在炕沿上，说：“给你的！”老婆有点愣神，但还是以很快的速度把钱抓在手里，说：“看你喝的！今天干啥去了？我给你沏壶茶去。”

马立看着黑瘦的老婆。整日的操劳让她早早失去了做姑娘时的妩媚，整个就是一个大嫂的样式了。风里来雨里去的让她的脸十分粗糙，眼角也开始有了细密的皱纹。

今天马立喝了点酒，情绪比较高，看着老婆在灯下鬓角飘动倒也不觉得十分丑陋，就拽住了老婆的胳膊，一双爪子钳住了老婆的腰。老婆忸怩着挣脱去沏茶，说小心被孩子看见！等一会儿！回来时马立已经响起了鼾声。

次日睡到太阳高照，孩子已经去上学，老婆正在自己菜园里给瓜秧支架。马立掀开锅看见又是玉米碴粥，锅台上碗里是几块酱油腌的咸菜，想想结婚多少年老婆孩子就是这样的生活，心里的歉意就逐渐涌了上来，而另一个主意也就渐渐打定。

他要和李春生一起干，他马立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就算不为自

己，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让她们过这样的日子，自己真的不算男人。

这时候外面拖拉机突突地开过。马立放下饭碗，出门跳上后车厢说：“搭个车到桥头啊！”

李春生的家在街后面，水磨石的外墙和地面，一砖到顶，双层的大玻璃窗户，狗日的竟然还用上了彩电空调。

李春生正在院子里鼓捣汽车，看见马立来了就嘿嘿了两声说：“马哥，我就知道你准会来。现在这年头，还有谁怕钱咬手啊。明天去趟内蒙，先带你看看。”

次日一早，马立、李春生和周至三人起程去了赤峰。建平到赤峰也就是100多公里的路，近年发展得还不错，都是清一色的柏油路。天有点阴，光线本来就不好，李春生戴着墨镜看出去就更黑，所以不时把眼镜推上去好看清楚路。马立心里好笑，觉得真是烧包，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中午时分到了林东。大路上下来就不那么好走了，黄土丘陵地带，忽上忽下，2米宽的土路，颠得人屁股疼，走到哪里车后面都带着一个长长的黄土尾巴。东转西转，来到了山沟沟里一户人家的门口，李春生先不下车，使劲揪喇叭：“大利！大利！”院里的狗就狂叫，应声走出来一个光头。车上的周至介绍说这就是韩大利，这个村子叫蛮子坟。

韩大利看上去像个忠厚的长者，赶忙招呼大家进屋上炕坐。看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了，就叫老婆炒了几个菜。山沟里也没啥吃，弄了韭菜鸡蛋又炖了半个鸡，四个人就盘腿坐在炕上喝烧酒。

李春生介绍说：“这是我同学马立，靠得住的哥们，今天带他来看看，先预习一下功课，等会咱们上山看看，实地参观一下。”马立就赶紧敬酒，说：“以后还要靠韩大哥指点啊。”

吃过饭歇息了一下，韩大利端着烟袋吧嗒了一阵，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四人就起身，带着绳子手电筒打火机小铁锨等等诸多物件，不走大门翻过后墙直奔梁上。山沟里的人家房子都在半坡上，并不在沟底，主要是防备夏天突然下来的洪水。一般院子前后都很长，50米肯定是不止的，很多人家100米也是有的。院子坡度很陡，如果自行车刹车不好的话，从家出来一下子就能冲到沟底。其实后院墙是很低矮的，抬腿就能翻过去了。这些年野兽什么的都绝了迹，因此院墙也就是个象征，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防护作用。四人就来到了梁后面。

第一次见识古墓

站在梁上看下面的路和人家都清清楚楚。韩大利说：“我们这里叫哈金坝，那边有个明代的墓已经被人挖了，今天带马兄弟去看看，就算入门学习了。”马立就忙不迭地说好，让你们费心了。

再走了约莫半小时，来到了一个像骆驼两峰中间的地方。马立向两边看觉得这里真是奇特。韩大利说：“这种地方风水上叫天赐元宝，两个馒头山中间的低洼正好留住财水，能管后代子孙财源不断，坐吃山不空。其实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里奇异的风水肯定大有名堂。那年就是广东来的老客看出了这里的道道，然后用探针测土，地上找碎石头查看颜色，到周围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碎片之类的，最后发现中间这一片草长得特别低。人家懂行啊，知道这是因为下面水脉不通、地凉的原因，所以上面草长不高，也不长大树。老客就做下了标志，请我们几人来挖，讲好如惊动公安则分文不付。他们只坐地收购，自己不动手，这是行规。”

韩大利三下两下搬开堆在地上的玉米秸，露出一个一人大小的洞口，朝里面看黑乎乎不见底。

他拿出准备好的黄纸符咒在洞口烧了，小瓶子里倒出点鸡血，每个人额头上点了一下，然后喝了口烧酒对着洞口一喷，口里念念有词，几人就跪下磕头。

韩大利把绳子系在腰上，裤带上别上小铁锹，钻进洞去，手里举着蜡烛，三下两下这么胖个人像条蛇眨眼就没了影子。然后在下面喊马兄弟下来吧，我到底了。

马立看看李春生。李春生笑着说下去吧，老哥，人家今天就是专门带你开眼来了。马立虽然多少有些胆怯，但到底还是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也就顺着斜的洞倒了下去。

下了七八米到了底，韩大利举着蜡烛像鬼火一样对着他笑，说跟我走。马立觉得头皮有些发麻，就跟着他顺着半人高的洞平着向前爬。爬了10米左右，两侧出现了青砖。再向里就是一个一人高、一米宽的红色石门，上面雕有狮虎兽，门已经打开。再爬进去里面就变得非常宽敞，只是

有些阴暗寒冷。

这是一个长10余米、宽约4米、高约3米的古墓。室内四角上各有四块石碑，碑上雕有张牙舞爪的小兽，碑文清晰可见，但都不是汉字，他们没人认得。韩大利说可能是契丹文字，估计是一种符咒，广东老客建议说不要碰。四周都是齐整的墙砖，墓顶是拱形，砌得非常光滑，找不到一丝缝隙。脚下是青砖铺地，中间是一个砖砌的基座，双人床大小，上面是一大堆腐朽的木片。

虽然是8月天气，但下面非常阴冷，鼻子里有股香灰纸灰的味道，马立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韩大利回头说：“这就是主人家的棺槨了，已经烂透。原来前面还有一个大缸，里面是油，这叫长明灯。实际上现代人懂科学，知道下葬后墓门一封灯也就灭了，但后辈还是都装了一大缸油以孝敬先人，真是浪费了。”

韩大利把蜡烛放在墙角的一个石碑上，怀里掏出应急灯打开，里面顿时明亮了许多。韩大利说：“这个墓是广东老客看的位置，我们哥几个挖了半个多月才到底。老客说是明朝的夫妻合葬墓，有墓志有碑文，是嘉靖年的。明朝那时候都是薄葬，因此没有多少东西，倒是那口大缸，老客出了好价儿运走了。”

韩大利说：“兄弟你看这墙和顶，这是用红糖、江米、白石灰、黄土拌成的糖水灰，只有明朝以后才有，特硬，比现在混凝土还硬，用空压钻也不行，就得用马尿慢慢洒，然后一层层慢慢抠，反正扣出一块砖前后得一个星期。”

这时候李春生和周至也钻了进来。几个人先对着棺槨磕了个头说前辈打扰了，兄弟们前次借了几样东西请不要见怪，这次上去就把洞口堵死让你们好好休息。然后就把两瓶白酒供上了。

李春生转悠了几圈说：“可惜那对石门真是好东西，广东老客说北方干燥，油漆的东西在这里能保存几百年真是奇迹，这东西都是在南方出土比较多。石门虽好但是太大了没法整上去，整上去也保存不了，除非有专门保湿保温保酸碱保气体的玻璃箱子，还要有专业人士维护着，造价太高，不合算。”

韩大利说：“拉倒吧，这东西咱们整不了，好了，蜡要熄了，赶紧走吧。”原来洞内氧气稀薄，人多了时间一长氧气耗尽蜡烛就要熄灭，这也

是他们长期的经验。然后大家就开始向外爬。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回到家已经天黑，老韩的老婆已经准备好了晚饭。四人洗完脸盘腿上炕，锅台那边噼啦啦一阵爆响，几个热菜就上了桌。

老韩给大家满上酒，自己一仰头，吱喽一声干掉，说：“今天欢迎马老弟你们第一次过来，以后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战友了。”大家就赶忙端起杯子干掉说给大哥添麻烦了。

菜过三巡，老韩的老婆又来敬酒，大家就嫂子长嫂子短取笑了一阵。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李春生就说今天还得回去呢，就不喝了吧。老韩自然是极力挽留，说这么远的路好几百公里，天也黑，说什么也不让走。就在两面争执不下的时候，灯灭了。

老韩缓过神来赶忙叫：“当家的，找根蜡来，咋还停电了呢？”韩大嫂就连忙翻箱倒柜找蜡烛点上，这时候就听见自家的狗一阵狂叫。

老韩很警觉，马上吹灭了蜡，说：“都别出声，好像有人。”马立不由得佩服他的警惕，到底是干黑活的，随时随地都这么小心。大伙都没吭声，老韩站起来紧靠着墙从窗边向外看。今天有月亮，能看清院子里并没有人。

老韩放心了，吩咐老婆说：“点灯吧，这死狗，老是咬狂。”然后就坐下来给李春生递烟。蜡烛点上了，老韩看见李春生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户，脸上满是恐惧，看上去有点变形。老韩说：“春生你咋啦？”一边也回头看，随即噉地一嗓子，扯了条被子蒙在头上，再也不出一点声音。

就在窗户外面，分别站着两个人，长袍大褂的像戏里人，头上戴的，是明朝那种官帽子，借着微微月色，看得非常清楚。

韩大嫂从外面进来也不知道什么事，说：“你们这咋的了呢？”周至话都不会说了，脸都绿了，用手点着外面。

谁也没想到还是马立胆大，愣了下神，抄起酒瓶子就出了屋，开门到外面，只见天上朗朗的月亮，院子里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马立在外头转了一圈，大家这才纷纷出来，东看西看，确实什么都没



有，就说：“眼花了，喝多了，没事儿。”

就在这时，电来了，刹时灯火通明。

马立安慰大家说：“没事，接着喝，就是看花眼了。”只有老韩阴着脸不说话，马立以为他是刚才吓坏了难为情，就说：“没事大哥，我从小就傻愣，遇到邪事也不怕。”

老韩点上一根烟，抽了半支才慢悠悠地说：“这位新来的马老弟，别怪我多嘴，今天在那地方，你拿啥了没有？”

一句话把马立问了个大红脸，半晌从怀里掏出一个黑乎乎黄豆大的东西放在桌子上。李春生拿过来就着灯光研究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说：“妈呀，你咋把人家金牙给整来了呢？不怪人家要来找你！”

老韩阴阴地看着马立说：“兄弟，你刚进来，这事不怨你，不知者不怪罪。有些东西是不能动的，这事也怪我们没给你说清楚。”

李春生和周至也跟着点头，说是啊，马立你今天犯了人家了。老韩说：“明天去一趟，这必须得还回去，得赔个礼。”

次日，老韩准备了两瓶酒几个苹果几块月饼还有一块熟肉，用袋子装了，又备了黄纸符咒手电筒打火机蜡烛应急灯，地窖里拿了鸡血铁锨绳子，四个人重新上了山。

老韩在洞口点了黄纸，喷了酒，各人又喝了一口，额头上点了鸡血，跪下磕了头，然后就下了墓室。里面还是阴气森森，就在放棺槨的砖台子上，清清楚楚地有一大一小两双脚印，小的像烙铁头那么大小，明显是古时候女人裹脚才有的印子。

而这两双脚印，昨天看得清清楚楚是没有的。

老韩嘴开始哆嗦，手明显有些颤抖，一不小心手电筒也掉在地上。马立站在边上看着，心想，看来这次老韩大哥也真的是吓坏了。就随手把金牙放在台子上，跪下磕头说：“晚生建平人姓马名立，年幼无知，冒犯了前辈，使得前辈降罪，今天我等带了白酒果品等，请前辈享用，我等马上告退，以后永不打扰。”

几人关上石门，爬上地面。老韩转身烧了黄纸，口里念念有词，用土块玉米秸填好洞口，上面盖土压实。看看已经看不出洞口的样子，众人再次跪下磕头，转身下山去。

初露天分

回到老韩家里李春生一定要走，老韩看看留不住就说：“我跟你们去林东玩两天吧，大家也是难得来一趟。”看看韩大利也不是说客气话，大家就一起上了车。

几十里山路颠得大家一会儿撞头一会儿撞屁股，但一路嘻嘻哈哈倒也很快就到了镇上。林东是个县镇，是巴林左旗的政府驻地，旗就相当于县，是蒙古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

虽是边疆小镇，倒也比较干净整洁。几人按照老韩的引领一路开到了金利酒店。看来老韩是常客，到里面领班都和他笑着打招呼口称韩总。李春生转头和大家挤挤眼说：“妈的。现在天上掉下瓦片，砸中了10个人，9个是老总。”马立和周至就嘿嘿笑了。

晚上老韩请几个人在二楼餐厅吃烤全羊。马立开了瓶啤酒挨个敬了一下，说：“这次谢谢李哥带我出来到韩哥这里开开眼，还整了出插曲，真是不好意思。行了，啥也别说，我先干了。”说罢咕咚咚一瓶就见了底。

大家就赶紧说慢点慢点不着急，马兄弟文化比较高，加入进来咱们是兵强马壮，以后不愁没机会做大事。马立就赶紧又站起来发了一圈烟。几瓶酒下肚看看大家都有些迷糊了，马立忽然说：“诸位我请教个事儿，你们别见笑啊。咱们去的那个山，叫天赐元宝对吧？”大家说对啊。马立说：“那元宝应该是三高两低才对啊。”

老韩半晌没说话，忽然一拍桌子说：“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元宝那玩意是对称的啊。”

于是大家纷纷聚拢过来。马立说：“我怀疑那边也有个墓。”老韩说：“马兄弟我真服了你了，连广东老客都没想到这个。这样，咱们明天就返回去实地考察，你们看中不？”

马立洗完澡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人生的转变也真快，原先自己在厂里的时候，做梦也不敢想还有机会住到这种地方来，看来真是富贵险中求啊。然后就听见隔壁高高低低的声音总是不安静，接着听见那边门响。蹑着脚拉开门一看，看见餐厅那个女领班从老韩的房间出去，一边走一边还



在拉衣服理头发。

早上吃了本地有特色的牛肉面，其实就是里面多了个煮鸡蛋。本来说好了找时间去看看巴林石，但现在正事当前，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就这样李春生开车，没回蛮子坟直接开到了山里，又走了10来分钟，就到了像笔架一样的元宝山下面。

老韩很深沉地站在梁对面横瞄竖看，发现这山长得太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一个真元宝，然后大家就爬向另一个凹槽去查勘。

这个凹槽并不太大，底部也就是一百米见方，人站在里面就觉得山川古怪而人很渺小，有种奇怪的气息逼人心魄。这时候马立还不懂，这就是山的灵气。

初秋时节地上长满野花，红的黄的在风里摇动，杂草已经有点微微泛黄，走上去就像地毯一样。李春生就嘿嘿笑了说：“这要是整个女人在上面干一把，那得多爽。”老韩撇了撇嘴说李兄弟你咋还老惦记这些事，到这种地方山都有灵气可不能胡说。

第二天吃过早饭，四个人收拾了铁锨探针指南针绳子望远镜小旗子等好多东西又上了山，结果折腾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名堂。老韩到底还是有些基础的，在地上一块块找特殊的石头，然后搬到一起一块块地用秤称斤两、看花色，又从口袋里拿出吸管往上面滴化学液体看颜色。但是到最后还是摇头说：“没用，看来咱道行还不到啊。”

三个人躺在地上抽烟泄气，一边说要不打电话请广东的老客过来给把把眼。老韩说：“人家忙得很，没点实际的东西不会空跑一趟的。再说人家说得清楚，只负责收购东西，其他的事情与他们无关。他们也是怕沾惹着这种事。”

周至一个人爬到梁顶去看风景，李春生就骂：“吃多了你撑的，不干正经事。”周至就笑嘻嘻地搬了一块石头往下滚，吓得大家赶紧躲。周至玩得起劲，就又去搬第二块往下滚。

马立这次却没躲，而是顺势趴在地上，大叫一声：“找到了！找到了！”

大家赶紧围过来，说你咋知道的？马兄弟你忽悠人呢吧？马立不慌不忙地说：“老大们，你们听听，石头滚过去是啥声音啊？”

艰难掘进

李春生赶紧让周至上山去滚石头下来，大家就一起趴在地上听，果然，在石头滚过的时候，地下明显是空洞的回音。

老韩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聚到了一起，说：“兄弟们，真是老天帮忙，该咱们又发一笔了！下午开始放线！”

下午老韩从地窖里拿了听诊器锤子洗线和小锤子。马立第一次看见人家的地窖里像百宝箱一样应有尽有，但李春生不让他进去看。经过上午的事情，马立觉得大家虽然高兴，但显然对他似乎有了点戒心。

老韩用一个塑料袋装上水，系紧口平放在地上，听诊器就贴在水袋上听锤子锤地面的回音，整个下午人像推土机一样撅着屁股在地上拱来拱去。周至和李春生在他身后拉线，老韩在哪用手一指就插个小旗子，然后在两面旗子间拉上绳。就这样不到傍晚，已经拉好了三根交叉的细线，外人不注意的话走过也看不见，最多被绊一下。

老韩把几个人叫过来，在交叉的地方插上一个小铁棍，说：“哥几个，回去准备开工吧。”

接下来几天，也看不见老韩忙，除了整天翻一本破烂历书，弄得大家都没啥意思。李春生提出来回去一趟，马立猜他可能又想刘淑丽小鸟翅膀一样张开的双腿，当然更重要的是中间的东西。老韩点了一根烟说：“今晚动手吧，叫上我弟弟二利，他眼力好，把风。”

五点吃了晚饭天还大亮。巴林旗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经度比北京还要向东，因此初秋季节天黑得晚。到了山脚下，二利带着望远镜爬上了梁顶，不一会儿打了手机来说没人，可以干活了。

老韩取出黄纸符咒烧着，用鸡血在每人脑门上点了，立正站好，双手合十，口称：“黄帝好生吾今出更蚩尤不当道虎狼不潜行五尺身高拜土地天旋地转步七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左走5步右走10步再5步，口含烧酒朝地上喷上一口，然后众人跪下磕头，起身从火堆上跨过，就在铁棍正西10米的地方挖下了一锹土。

一般的盗墓其实从边上距离十米二十米的地方垂直向下，估摸着深度